

王士燮译

梅花鹿

普里希文散文集



出版社

2.65
7

IL12.65
P207

梅花鹿

——普里希文散文集

普里希文 著 王士燮 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花鹿:普里希文散文集/(苏)普里希文著;王士燮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75-1

I. 梅… II. ①普… ②王… III. 散文-作品集-苏联-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885 号

学术策划	王 士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 发 行 人	俞晓群
责 任 编 辑	马 芳
美 术 编 辑	谭成荫
封 面 设 计	陶雪华
责 任 校 对	马 慧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875
字 数	113 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5.9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雠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谨，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拉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弁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面对自然和面对人生

——普里希文散文漫议

王士燮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希文生于1873年，卒于1954年。中学时代便因自由思想而被开除。到高等学校又因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而被捕。1902年于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回国任农艺师。后来从事地理考察，成为地理学会正式会员。1907年开始发表《在飞鸟不惊的地方》等特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十月革命后一度从事教育工作。1925年发表物候笔记，1903年发表中篇小说《人参》而名声大噪。另外写有自传体长篇小说《恶老头的锁链》（1923—1954）、《日记选》、童话《太阳的宝库》（1945）等。

普里希文属于前苏联的老一辈作家。他受过高尔基的影响，但没有步高尔基的后尘，而选择了写大自然的题材。最早于1907年发表过《在飞鸟不惊的地方》、《黑色的阿拉伯人》等。1925年发表《别连杰水泉》，后改名为《大自然的日历》。30年代初他到远东考察，写有旅途笔记，本集所选的《梅花鹿》就是其中一部分。作者在笔记的基础上写出中篇小说《人参》，并把《人参》、《紫貂》、《梅花鹿》和《蓝狐》一起编成集子，取名《金岬》。

俄国的地理游记体裁可以追溯到普希金，风景描写的大手笔，又有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契诃夫等。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是阿尔谢尼耶夫，写有《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由于普里希文也在远东地区进行考察，所以人们往往把他看作是阿尔谢尼耶夫的继承者。其实他们之间有很

大区别。因为前者主要以地理考察为主,兼顾动植物群落和风土人情,而后者则主要研究大自然的状态,更细致地描写各种动物和植物的来源、发展和现状。如《梅花鹿》就专门考察鹿茸业的发展和梅花鹿的交配繁殖。

只就对大自然的描写来说,普里希文的观察和体验也要比前人细致得多。作者以画家的锐利眼光,特别注意光线的作用,如:“在这些朝向大海的沟里,我带着相机,不仅追逐梅花鹿,而且从太阳刚一升起直到太阳落山,追逐阳光。一清早太阳照到山间的芦苇上,芦苇被轻霜一打,仿佛绣上花边,或者变成露水,大颗大颗明亮的露珠呈现在黑魑魑的悬崖和无边无际碧蓝的太平洋的背景上。”作者还特别提出“光的春天”:“从前甚至在伟大的诗人当中,有几个能对光的春天——一年中最美妙的时光——特别感到喜欢呢?如今整洁的广场和街道,到处充满自由快乐的阳光,每个普通老百姓都会变成诗人。在阳光中,人群里的头巾和女上衣闪射鲜艳的色彩,眼睛有蓝的,有褐色的,有黑的,也都神采奕奕,想隐藏都隐藏不住。”

传统的游记往往有头有尾,前后连贯,结构完整,往往带有探险性质,让读者跟作者一起担惊受怕,如前面提到的《在乌苏里地区莽林中》就是如此。而普里希文的写法,往往不注重前后次序,只把自己的观察与感受记下来,往往带有片断性。如《一年四季》就像一首一首的小诗或短歌,读起来轻松自然。这是大自然的颂诗,表明人类是“大自然的主宰者”。

日记体固然不是普里希文的独创,在他之前的瓦·罗扎诺夫便喜欢用日记表达对人生的议论。然而普里希文对日记体裁颇有所发展。他用日记形式写自传,他认为写日记总是“具有进入社会的明显或隐秘目的,企图向社会发表意见”。所以他的日记可以说包罗万象,既写大自然,又写社会政治生活,既有对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也有自己爱情生活的记载。普里希文主张写真实的话,但在当时并不受欢迎。他的有些作品出版受到阻挠(如《林中水滴》),即使能出版,官方也报之以沉默。

更有人说他的作品为了逃避现实。应该承认在当时条件下，完全说真话是不容易的，如作者写《运河》一拖好几年，因为作者知道“修建白海运河，虽说好事，却是以什么垫底的。”“不仅修运河垫底的是丑恶，世界上到处都是这样。”这里指的是前苏联曾用大批犯人从事奴隶式劳动。再比如：“我的朋友在黎明中被枪杀了，所以我不可能以全心全意的欣喜去迎接黎明。”作者在这里不正是直面血淋淋的人生吗？关于普里希文的日记，巴乌斯托夫斯基曾写道：“普里希文去世之后，有一部分笔记发表了。从发表的这部分看来，这是一部惊人的巨著，充满诗意和简短的出人意外的发现——普里希文这部日记里只要有一两行，到了别的作家手里，如能加以扩展，就可以写成一本书。”

普里希文在文艺理论上也有许多不同于前苏联主流派的见解，比如他认为性格比典型更重要，他摒弃技巧，而提倡“行为”（即应该先学做人，后学写作）。他提倡“用跟亲近的人谈知心话时所用的语言，要随时记住，用这种语言可以表达出更多的内容，可以说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想说而没说出来的话。”

这里选的日记，着重晚年，即从1946—1954年作者逝世为止，取自1983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的普里希文8卷集的第八卷，而《梅花鹿》取自该文集的第四卷。本书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不再一一注明。

目 录

面对自然和面对人生

——普里希文散文漫议

王士燮

梅花鹿	1
一、蛇的岳母	1
二、生物遭种	3
三、远亲	6
四、大腿	9
五、库兹涅佐夫和鲁人	10
六、尤文云和七喜子	11
七、伙计	13
八、戏院	15
九、老虎	17
十、迁徙的鸟	20
十一、偷猎者	21
十二、小铝锅的出生	23
十三、喂鹿	25
十四、鹿茸业	28
十五、割鹿茸	30
十六、倒霉的肉饼	34
十七、树洞	36
十八、黄玻罗	37

十九、滨海的葡萄	38
二十、梅花鹿	39
二十一、近海船	40
二十二、荷花	43
二十三、混乱	47
二十四、斯塔尔采夫山	49
二十五、小台风	51
二十六、梅花鹿的交配	52
日记	68
1946 年	68
1947 年	72
1948 年	76
1949 年	79
1950 年	81
1951 年	87
1952 年	110
1953 年	128
1954 年	144

梅花鹿

一、蛇的岳母

在乌苏里河谷，我们被火车的铃声唤醒了。很可能我们已经来到兴凯湖边阿尔谢尼耶夫^①当年走过的地方，根据他的游记所载，他在这里突然遇到台风和随之而来的严寒和大雪，幸亏他在书中所写的主人公德尔苏·乌扎拉救了他。自从修筑铁路以后，兴凯湖边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跟许多学者闲谈之后，再加上我的亲身经历，了解到，跟其他地方修筑铁路所发生的变化相比，乌苏里地区的变化微乎其微。直到如今这一带人烟稀少，缺乏勘察，所以谈到“文明所带来的恶果”，还为时过早。现在突然有数不清的考察团，从地理勘探到电影，像雪崩一样涌来，甚至在我们车厢里就有好几个。所以我很幸运，得以跟本人见面而不必去翻他们的著作，立刻就了解了情况。当地的专家向我们介绍了在老爷岭栖息的各种野兽，在兴凯湖里有许多未见过的鱼种。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咬人的乌龟。好像兴凯湖里这种龟数不胜数，用鱼网就可以打，一网就打很多。了解湖情的人说，一个夏天用鱼网打龟，可以打到 5000 个。现在日本人正跟我们谈判租赁。他们很早就有这个打算，甚至在距离我国最

^① 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苏联探险家兼作家，著有《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近的福井港修建水池，以便容纳兴凯龟。龟肉是美味佳肴，龟血可以治病，龟甲可以制作些什么。看来马上就可以大量捕龟以便出口。现在就有人少量运往海参崴。恰好在我们车厢里有个年轻人带了几个乌龟。正当我跟一位植物学家谈天的时候，有人朝我喊叫：“脚，小心脚！”原来有个乌龟从箱子里爬出来，从我两脚当中钻过去，大概要寻找它原来生长的兴凯湖水。我们抓住乌龟，放到小桌上，仔细观看：它有盘子大小，椭圆形，头缩在黑甲里，不知在想什么。为了看清它的头，我们把木棒伸到它嘴边。乌龟突然紧紧地咬住木棒，我们把它的头从龟甲里拽出来，露出长长的带鳞的脖子，如果我们还往外拽，一定会把它的头拽掉。据说日本人就是这么办：给它根棒子，把头拽出来，砍断脖子，用茶杯接血就喝，可以治病。乌龟的眼睛是黄的，眼神很凶。当它把脖子伸出来的时候，仔细看去，仿佛它跟蛇有远亲关系，大约是蛇的岳母吧。我看到乌龟，突然想起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上听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类似猎人编造的，有些离奇，所以我连记也没记。有个好讲故事的人说，阿穆尔河里有一种龟，咬人可厉害了，还专咬阴部。他有个熟人在河里洗澡，被龟咬住不放。幸亏在附近的河边上有一家中国人开的铁匠炉。他疼得脸发青，双手捧着乌龟，费了很大劲儿走到铁匠炉。中国人用烧红的铁钳子夹住乌龟脖子，它才把口里的东西放开。

“这事可能吗？”我问那些学者。“兴凯湖的龟能跑到阿穆尔河里去吗？”

他们回答说，完全可能，而且这是很有趣的现象，这与远东动物的迁徙有关。

于是我们又谈起野兽的迁徙，据说西伯利亚的野兽可以搬到满洲（中国东北），甚至更远的地方，这跟候鸟相像。

二、生物遗种

坐在这个车厢里的，当然不都是学者。也有当地人，他们都是自愿从欧洲部分迁移来的，有的是祖辈就迁来了。他们都注意倾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从他们那种专注的神情和他们的插话可以断定，他们很希望听听我们对这里的看法，而且我们的意见会起重要作用，因为他们自己似乎说不出这里是好还是坏，希望我们说出公允的判断。如果我们开始诅咒这里的自然条件和风俗习惯，他们大概会异口同声地加以证实，说这里刮台风，山洪突然爆发，多年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简直无法生存。不过后来我经过检验证明，他们大多数都热爱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对这个地方夸上几句，甚至对什么东西赞赏不已，那么这恰好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自己家何尝不是这样呢？因而有一种习气，为了“礼貌”起见，客人总要在主人家发现某种优点，并且宣称它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不管你怎么想为远东的大自然说上几句好话，总不能不承认，从众所周知的植物品种角度来说，比方跟印度的植物比较起来，这里贫乏得可怜。据有关学者说，远东有一种树蕨，是第三纪的生物遗种。但是不要以为这种树蕨真像有的国度那样，长得像树一样。你从这种树蕨旁边走过去，根本不会注意，只有植物学家掘开土，露出地下短短的树干，那种神情好像发现了最大的宝石，滔滔不绝地论证，这就是有名的热带植物树蕨。只有当你了解什么是生物遗种的时候，你才会对远东的特殊植物感到诧异，加以重视，因为这里恰恰是生物遗种颇多的地方。

什么是生物遗种？生物遗种指的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珍贵品种。比如中俄的椴树林，已经完全绝迹，如今只能在天然林中间发现个别的椴树。这是珍贵的遗种。也有的生物在遥远的古代

曾繁盛一时,后来环境变了,大多数品种都消失了,只有这种生物适应新环境,存活下来,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比方说虎,从一般生态角度看来,它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一切都是老样子,跟我们从小从画片上和在动物园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然而从生物遗种角度来观察,可以发现,虎不仅把足迹留在沙地上,而且留在雪地上,有时它还跟褐熊打仗。再比方说,这里的葡萄蔓会爬到针叶树上,这里的眼镜蛇会在雪底下过冬。这样一来,你就会渐渐了解什么是生物遗种,也会渐渐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把有些极其少见的生物遗种(如人参或鹿茸)说得神乎其神。

现在我从架上取下我在远东挖到的人参,便想起来有个中国人看到我这棵人参形状真的像人,便兴高采烈向我祝贺:我得了这棵人参就不用怕老了。我用它泡酒,喝上四十天,每天喝一盅,就会像浮士德一样返老还童。我不知道,也许我不相信他的话,也许我不想长生不老,宁可陷入绝望,也不想让中国的什么草药来控制我。但是我很愿意观赏这种五加科的珍贵遗种,几千年来它控制了几百万东方民族的头脑,比金子还贵重。有过多少故事,有过多少传说!我们车厢里有位学者,讲了战前他在这一带大森林里所经历的事。他从某个机关领到300卢布金币,要买一棵上等人参。他就一个人进入大森林,由于年轻,没想到这种旅行会有多大危险。在大森林他被另一个人发现了,那个人藏在树后,端着步枪监视他。可是我们这位学者浑然不觉,看到两个中国人,便迎上前去,告诉他们他此行的目的:要买一棵好人参。

“要好的?”中国人问。“非常好的?”

“要最好最好的。”我们的学者回答。

“两天的走。”中国人说。

并且告诉他走哪条小道,找到中国房子,便能得到准确消息。

这个年轻人胆子大，走了两天果然找到了中国房子。那里的人告诉他，今天夜里他就会看到最好的人参，世上没有比这再好的了，而且他可以买到，因为有人正往这里送……

是的，这大概是最珍贵的人参了，这棵小东西不大，很像我们吃的香菜的根，用松树皮包着，里面还塞满土，像中国人那样揣在怀里，一个人悄悄地走出大森林，就可以带出去。可是这棵人参不比寻常，比一般的人参要长上10厘米，头上多一根缨子，身上的纹理极其规整，形状非常像男人或女人，由六个武装的人护送，极其小心地穿过大森林。他们在半夜到达，在房主人一再央求之下，才肯谈生意，并且取出这件宝贝让人看。中国人观看人参，可以坐上几个小时，仔细研究，不断发现它的形状有什么特点，须根分布如何。可是欧洲人能看懂什么？中国人问他要买人参带来多少钱，他回答很干脆，带来大量金币，一共300卢布。这时全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原来卖主的要价不少于3万卢布金币。

这个故事可以算作对人们提出的问题——人参的价值最多能达到多少钱的回答。可以说是人参没有价：挖参的人可以想要多少就要多少，这要看成交的情况而定。不知为什么，在动物遗种中偏偏选中了梅花鹿。梅花鹿是最温和、最漂亮、最优雅的动物。据说鹿茸有跟人参同样的治疗效果。由于梅花鹿数量少，它的鹿茸的药用价值就比赤鹿和马鹿更高。就这样虽然得到的是二手资料，却也增长了对这一带的知识，并逐渐了解远东独特的鲜为人知的植物群落及其对比鲜明的特点。这里到了冬季，寒风从西伯利亚吹来，一切都被冰冻，再加上可怕的台风，有时比西伯利亚还冷，可是一到夏季，河谷里会生长娇嫩的树木，如洋槐、核桃楸、小叶槭、水曲柳、黄波罗，而遍地的矮林往往是丁香，在我们欧洲部分只有花园和林间空地里才长丁香。最常见的花是紫罗兰和龙头花。还有荷花和火绒草。在这一带不仅

仅是大自然,还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人带来各种不同的种子:中国官员带来中国种子,美国人带来美国种子,俄国移民来自各种不同的气候条件,也种上自己的种子,其中大部分都成活了。据说上帝在往世界上下种的时候,忘了这个地方,后来发现自己的失误,便把剩下的种子搅和在一起,撒在南乌苏里地区。

三、远 亲

在我们看见大海之前,还钻了一次隧道。车窗正要进入黑洞时,隧道顶上被耀眼的太阳照出一圈花环,放射出各种颜色,宛如乌苏里的鲜花,有橙黄,有深蓝,等我们出了隧道,来到山的另一边,太阳不见了,下起毛毛雨,说不清到底是雨是雾。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这个花环出现在耀眼的光辉中,便不假思索地把我用眼睛摄下的影象叫做胜利者的花环。我不知道这个胜利者指谁,是指我摆脱了在莫斯科郊区的枯坐,还是指俄国人民从喀尔巴阡山一直推进到太平洋。我们现在沿着海湾的岸边前进。这片海湾借用阿穆尔河的名字,叫阿穆尔湾,过了海湾,还有一片,叫乌苏里湾。两个海湾合起来,构成彼得大帝湾。在海岬的山坡上坐落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在火车站^①上迎接我们的是中国搬运工,他们随身带着小钩子,用它可以负荷很重的东西。我注意到其中有一张年老的布满皱纹的脸和一双迫于生计的眼睛。这对眼睛流露出对我们欧洲人的宽容的警告:“你要知道,孩子,离开这种劳动,你们任何人也不会长大成人的!”在俄国文化的深层也包含这种观念,我从遥远的童年记忆中搜索出来,老百姓是这样认为的,我就受过这类的警告,所以一看到这个劳动者,我心中便出现一种跟这

① 据作者日记记载,他到达海参崴的时间是1931年7月18日。

个中国老头儿有某种远亲的情结。老人把我们约有 40 公斤重的行李背在身上，送到“金岬”旅馆。我们付了四个卢布。到旅馆我们才知道，不应该付四卢布，只须两卢布。不免感到这位老“远亲”骗了我们，心中很不痛快。当我们在房间里放好东西，又出来到市内观光并办事的时候，那个老人仍然带着小钩子站在门口。

“你的不好！”我们按俄国人讲汉语的习惯说。“应该要两卢布，你的要四个！”

“不对！”老人机灵地回答说。“我的是好人，你们的不好：没弄明白干吗给四个！你的不好！”

还能说什么呢？

这时有两个在旅馆当差的中国人搬出一堆东西，一下子都放在老人的背上，老人压得身子晃了晃。

“他们这些中国人！”一个戴鸭舌帽、工人打扮的年轻人用鄙视的口吻说，“连牲口都不如；牲口也不让人这么剥削！”

这个陌生人的话像电流一样触动了我，使我们回到革命的现实生活。我们大家跟这个中国人和陌生人一起走到大街上。遗憾的是，没过多久就发现这个陌生人革命觉悟并不高，而且也只是外表显得年轻。他经历过很多事，到处都受“剥削”，全靠两条腿跑得快——不什么他就溜之大吉。如今他永远摆脱了生产，说服所有的亲戚，跟他一起搬到这里建立自己的集体农庄——全是自家人……

我的一个同伴带着善意的微笑说：

“这也是富农。我相信您一定会被清算的。”

那个人淡然一笑回答说：

“当然不是无产者，我们都是独立的人。”

“您这个家庭集体农庄未必会办成功，”我们说，“就是在这里，也会纳入整个建设体系。”